

## 社會網絡理念與機構式老人居住空間設計

劉麗雯\*

關華山\*\*

### 摘 要

研究指出老人的需求是相當多元的，除了經濟、安全、醫療等重要需求，心理與社會適應、休閒社交、以及家庭關係的維繫等等皆是老人希望達到滿足的需求。其中，對於居住在安養、照護機構的老人如何滿足其心理性以及社會性需求更是相當重要的議題。若干研究建議老人可藉由人際互動網絡的建立，以提供老人必要的社會支持，此對老人的心理、社會適應，以及生活滿意度等皆有潛在的正向功能。然而，誠如若干研究所述，老年人由於健康或生理老化問題，居住空間的安排常影響著其與社區的互動、以及人際網絡建構的機會。

本文從「社會網絡」的支持性功能論起，初步嘗試發展出結合「空間」的「社會行為境設網絡」概念，希望提供包括建築與社會工作界等不同行業在老人安養機構空間設計與管理上的一個不同思考層面。除了概念闡述，本文並選擇台北市三所或具廣闊庭園式、或屬高樓層公寓式的老人安養機構做較深入的實地觀察與訪談，以檢証機構式老人居住空間對其社會生活網絡的可能影響。研究結果指出物理空間隱含著人際互動的潛

---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本文曾發表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由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建築系、以及哲學系合辦的「間別千年：臨界空間與社會」國際研討會上。承蒙張笠雲教授、與會學者以及當代社會工作學刊外審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在機能，而空間本身的靜態與中性特質如何被使用與管理，則成爲能否活化空間、創造老人人際互動機會、與建構社會網絡的重要關鍵。本文強調未來在老人居住空間的設計、使用、以及管理上，必須將網絡理念融入，納入老人心理、社會、與文化特質的考量，藉以構築一個能藉著空間傳承強化人際互動與支持網絡功能的老人居住環境。

台灣地區人口結構自民國八十三年已進入高齡化社會（行政院主計處，1994）。隨著老人人口的增加，在傳統家庭功能逐漸解構之下，老人居住與照護機構的需求愈見殷切。政府相關單位為因應此項要求，近幾年來除承襲已有相關措施，開放小型安養機構設立，更積極獎勵民間興建老人照護機構。然而，現有機構的設計空間多著重在個別老人的生理需求滿足，並強調行為的安全性與生活的獨立自主性，而忽略了其他面向的老人需求。事實上，除了安全、醫療健康、以及經濟等重要需求，心理與社會適應、家庭關係維繫、以及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等等皆是居住機構老人希望獲得滿足的需求。因此，本文試圖從網絡觀點對老人心理與社會生活行為面做闡述，並藉由對現有安養機構空間設計的檢視，以及其與社區的關係做探討，提出一個能藉由空間建構強化社會支持網絡的居住環境，以滿足老人心理與社會生活面的需求。幾個基本的概念「社會網絡」、以及由網絡所延伸出的「社會支持」功能、還有「居住空間」是本文之重要概念。

## 一、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社會網絡」概念自一九三十年代以來即由一抽象隱喻的概念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分析的取向，並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有相當的發展（Burt & Minor, 1983；Holland & Leinhardt, 1979；Knoke, D., & Rogers, D. L., 1979；Galaskiewicz, 1978；Laumann, et al., 1978, 1976；Leinhardt, 1977；White, Boorman, & Breiger, 1976；Mitchell, 1969；Barnes, 1969, 1954；Bott, 1957；Cartwright & Harary, 1956；Moreno, 1953）。不同的研究者對於社會網絡雖有不盡相同的界定與使用。綜而言之，其係指一組藉由特定社會關係所連結而成的節點(nodes)，其中，所謂的節點可以是個人、組織、或者團體，而這些社會

關係的內涵則可能是有形的財務往來、資訊的互動、或是人力、物力的協助，也可能是無形的友誼提供、心理支持、或肯定、讚美。(Knoke & Kuklinski, 1982 ; Gottlieb, 1981 ; Galaskiewicz, 1979 ; Van de Ven, Walker, & Liston, 1979 ; Burt, 1976 ; Turk, 1973 ; Mitchell, 1969 ; Levine, & White, 1961 ; Barnes, 1954)。社會網絡用在解釋人際之間的關係連結，強調的是足以影響個人社會行為的互動關係。人際間不同程度與內涵的互動關係所構築的網絡，往往架構了一個人的生活空間。相對的，這個生活空間又決定了一個人特定社會中的位置、可能的活動類別、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和限制。換言之，這個藉由人際互動所建構的網絡提供了個人生活空間與接近及使用資源的機會。

社會網絡概念在老人服務領域的探討與運用是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其中，社會網絡的一個潛在功能--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更是受到此領域學者所重視。在社會工作辭典中，Barker(1991: 221)將社會支持界定為「個人藉由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動與人際關係中，所獲取以滿足其社會生存需求的支持」。其他研究社會支持的學者雖或從不同角度來詮釋其意涵，大多數皆強調個人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親密角色關係，是滿足其物質、情緒、以及精神支持需求的重要資源。社會支持並能強化個人掌控環境的能力，以降低日常生活事故或緊急情境對幸福的負面影響(Lin & Ensel, 1989 ; Warren, 1988 ; Biegel, 1985 ; Lee, 1985 ; Sauer, & Coward, 1985 ; Thoits, 1985, 1982 ; Gelfand, 1984 ; Humaker & Brownell, 1984 ; House, 1981 ; Lin, 1981 ; Wellman, 1981 ; Caplan, 1974)。然而，仍有些學者指出，大部分的個人皆處在複雜且不同情境所構築的社會關係網絡中。有時互動的對方其動機與行為雖是正向的，卻造成個人的負面感受。又如不同互動對象之間的利害關係考量，而可能導致負面的結果。因此，人際互動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並不必然皆能導向社會支持的功能。(高

迪理，1991；Gottlieb, 1981；Wellman, 1981）。

綜而言之，社會支持強調的乃是藉由個人與他人的人際互動，而增進個人福祉與資源的功能。這其中，個人的人際社會網絡扮演是否得以增加接近與動員社會資源的潛在機會與重要機制。研究社會支持的學者雖有不同的論述，然多數研究者較強調社會網絡所帶來的正向功能。事實上，此領域的學者在過去近二十年來亦累積若干經驗研究，證實社會網絡對個人身心健康所造成的正向支持系統。研究指出個人藉由與家人、親戚、以及鄰里朋友所構築的社會網絡，獲得重要的情緒支持、以及資訊和其他物質等資源的支持來源。而幾項針對社區心理衛生所做的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系統不但提供個人因應壓力的有用資源，更能激勵個人表現出較健康的行為與態度。這些文獻並指出透過人際社會網絡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社會支持可提升其幸福以及歸屬感的層次，並可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Froland, Brodsky, Olson, & Stewart, 2000；Walker, Wasserman, & Wellman, 1994；Gottlieb, 1981；Hammer, 1981）。

從社會網絡所產生的潛在社會支持功能觀點來探討老人心理與社會生活面向需求的滿足，對老人經由人際關係網絡所發生的社會支持交互作用的檢視則顯得愈形重要。關華山(1992)曾就老人生活行為做分析、並闡述老化帶給一個人的角色變化及其人際網絡關係的更迭。他指出老人很可能經歷離開職場、子女遠離、甚至更多的疏離、漂泊、與苦難，例如喪夫(妻)、或身體病痛的生命威脅等。而這些多重經歷遠超過老人的體力與能力所能負荷。凡此種種老人的現象與需求，往往須透過不同的人，在不同地點並藉由不同的活動方式來支持與滿足。因此，老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大部份是與其他家人的生活行為重疊在一起，而依賴家人的協助與支持。對於尚可行動的老人而

言，在住家社區附近散步、做運動、與鄰里街坊聊天常成為老人的日常生活主軸。換言之，多數個人在到達一定年紀老化退休後，家庭、教會與社區等空間對老人之重要性已取代以往之工作場域。其昔日與工作職場上相關人員所形塑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人際網絡也逐漸萎縮，而家人、朋友、以及社區鄰里居民等則漸成為老人社會網絡的主要組成份子。

而這些由家人、親戚、鄰居關係以及社區朋友等為主要成員所構築而成的老人的非正式社會網絡，是否對老人的日常生活問題與危機有正向的支持功能，或是能增進老人福祉與動員資源的能力，在過去十幾年來一直是老人服務領域學者所關心的議題。國內若干研究曾針對老人的非正式支持網絡成員對處理老人的日常生活問題與危機的重要性有深入的探討（陳肇男，1999；李孟芬 1993）。其中，一項由陳肇男(1999)所主持，針對老人支持網絡所做的經驗研究，指出來訪子女與親戚人數對老人生活滿意度有相當正面的影響。此研究證實老人得到的親友扶助種類愈多，則對生活也愈感滿意。親友的扶助種類包括實際的財務、物質資源、以及無形的愛與肯定。李孟芬(1993)的研究也指出老人除了接受的情感支持與生活滿意度成正相關以外，其給予別人愈多的情感支持，則生活的滿意度愈高。她建議未來老人福利政策應協助老人發展非正式支持網絡，以減輕正式社會支持體系的財政成本負擔。

國外專家學者對社會網絡的支持功能之研究也有相當成果。例如 Shore (1985) 的研究特別強調老年人在退休或逐漸遠離職場之際，大部份的活動重心、以及日常生活的時間與能量投入，已逐漸轉向非正式網絡成員。因此，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老年人與非家庭網絡成員，例如朋友、鄰居、以及社區街坊與志工等的互動關係是賦與老年人社會意義與價值、個人認同、

還有情緒安定等的重要資源。類似的研究結果亦可從其他學者的著作得到證實，Peters 與 Kaiser (1985)、以及 Strain 與 Chappell(1983) 等針對老人的朋友與鄰居網絡的社會功能所做的研究即印證鄰里、友朋常是老人除了家人以外較能自信分享親密關係的網絡成員。而這些鼓舞老人信心的社會支持網絡則是他們維持身心健康並調適社會角色轉換的重要資源。另外，幾項針對老人投入社區自願服務組織所形成的網絡對老人的社會支持功能所進行的研究，則指出較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老人往往有較積極的生活觀，且擁有較高的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 (Culter, 1976；Edwards, 1973)。另外，若干老人福利的研究也證實，老人經常可從與他人互動的社會網絡中獲得必要的社會支持，而藉由社會支持的過程，對老人的照顧、健康的維護、社會適應的能力、乃至於生活滿意度的提升，都有很重要的正向影響 (DiPietro & Dziura, 2000；Penninx, Tilburg, Kriegsman, & Boeke, 1999；Unger, McAvay, Bruce, Berkman, & Seeman, 1999；Biegel, 1985；Lowenthal & Haven, 1968)。

## 二、老人居住空間與生活網絡

若干研究以住宅類型與空間配置來觀察老人的居住情況，並探討其對老人生活的影響，結果發現居住空間的安排除了能夠增加安全、隔離干擾，也深深影響老人與社區的互動、以及其社會網絡建構的機會 (關華山等，1992；蘇靜麒，1991；曾思瑜，1990)。例如，獨棟式住宅常有前後院，因此老人可使用的戶外空間會比公寓式更具接近性，但老人活動空間也因此較可能拘限在自家庭園，而少與外界互動。建築密集的高樓層公寓雖缺乏自有庭園，卻因常有地面層公共空間，或因社區附近通常有較好的公園綠地、市場、郵局、或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反而增加了老人與鄰里朋友見面寒暄的機會。但是，一旦老人

身體健康欠佳，或生理老化行動不便，則居住高樓層公寓，反而限制了老人走入戶外空間連結外界的機會。現今一般的連棟式建築則往往一出門便是街道，店面、商家林立，應可提供較多住家互動的機會，但此與老人使用空間的機能則顯得格格不入。尤其一樓店面完全供承租戶使用時，老年人便只有留在上面樓層，而難有機會與外面空間聯繫。(關華山等，1992；蘇靜麒，1991；曾思瑜，1990)。另外，蘇靜麒(1991)就室內客廳空間配置進行研究，他指出老人們生活的空間與使用方式，常不同於一般家庭使用空間的方式。他們喜在客廳裡聊天、看報、看電視、睡覺、帶小孩、甚至植栽、運動，此說明客廳空間對老人的重要性應是多用途空間。然而，一般住家的空間配置常沒考量老人的特殊需求，由於空間狹小或配置不佳，許多活動均為動線所切斷，使得容納老人生活的空間愈形壓縮。

### 三、機構式老人居住現況

研究指出老年人多期望與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同住，除非家人或親戚無法協助時才會求助於安養護機構。唯衡諸近幾年來的台灣社會變遷，傳統老少同堂共住的家庭形態已逐漸式微，子女離鄉背井謀生愈形普遍，父母親與成年子女居住的地理距離也愈行遙遠。伴隨著高齡化時代的來臨，老人壽命延長，卻由於生理的老化，實際上極須接受監護。再者，許多老人得有慢性病，家庭成員又無法辭去賴以為生的工作。因此，老人居住於安養照護機構的需求與事實也愈加普遍(施能傑、吳明燁、劉麗雯，1999；呂寶靜、劉淑瓊，1994；謝美娥 1992)。一般而言，老人居住的機構呈顯多樣化，從老人安養機構只提供基本的監護環境，而由老人自行照顧起居需求，若嚴重病痛發生，再轉介至其他醫療院所；到有專業醫療護理設施可提供完整治療、護理、與復健等服務的養護機構，或二者功能兼具的



機構皆有之。安養、照護機構除了各有特別強調的醫療與護理照護、物理職能復健服務外，大部份也提供其他多元服務，包括社工心理諮商服務、宗教服務、以及交通和其他社會服務(呂寶靜、劉淑瓊，1994；黃松林、劉阿琴，1993)。

雖然目前存在的各種性質不同的安養、照護機構多能依老人的各種需求而提供不同功能的服務，但此並不意味著非正式的家庭鄰里支持網絡已失去其重要性。相反的，老人居住在此類機構，多半意味著子女遠離，甚而喪子、喪夫(妻)，此均衝擊著老人原有的人際往來關係，使得老人的社會支持網絡呈顯快速變化與萎縮。另一方面，老人記憶隨者年齡衰退，當不得不居住於安養院所時，過去穩定的環境認知意象會令他們很難認識新的居住環境，老人爲了減低焦慮及感受到的威脅，通常會有很強的自尊及自我整合性(ego-integrity)，並希望能控制身處的環境(關華山，1992)。尤其，當老人因慢性病而居住於養護機構時，更受困於病床，使他們逐漸失去環境控制的主權，生活空間也因此變得毫無領域感。因此，除了必要的醫療照顧與生活安置，如何造就一種能維護老年人的自主、自尊需求，並且維繫個人支持網絡的居住空間與環境，變得愈形重要。

近年來國內專家學者對於老人住居安養護機構的相關議題相當重視。但絕大多數的研究著重在老人居住安排的相關態度與決定因素探討，或是老人對居住機構滿意度調查(施能傑，吳明燁，劉麗雯，1999；李美玉，1998；簡春安，陳宇嘉，1995；呂寶靜、劉淑瓊，1993；關華山等，1992)。其中，雖有部份研究將焦點放在安養護院所的住宅類型與空間規劃解析。唯多以居住空間內部的隔間與設備如何維持老人生活的私密性、安全性、以及不受干擾爲討論重點。李克怡(摘錄自關華山等，1992)曾對台北市內及近郊的二十家老人養護中心的機構設備與服務

做調查，發現大部份機構為節省開銷，多租用公寓開設，且設備均很簡陋。

相隔五年，呂寶靜與劉淑瓊(1993)就台北市老人安養護機構再做全面性的調查，發現典型的私立老人安養中心仍設在住宅區的樓房裏，多數的安養中心之設施與設備方面，則比五年前有長足進步，一般以滿足入居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為主要考量。因此，有提供寢室、廚房、盥洗、衛浴等設備。且近年來住居者的安全考量漸受到重視。因此，無障礙性的安全設施，例如，緊急呼叫設備、防滑設施、與輪椅專用斜坡道等設備皆有加強。另外，老人生活隱私的維護，也開始受到重視。唯此研究發現老人生活自主與社會參與的機會卻被逐漸的忽略甚至抽離了。只有一成左右的機構有安排老人社會參與的機會。也只有四分之一受訪機構讓老人在機構從事自願服務的工作。簡春安與陳宇嘉(1995)對台灣省公、私立養護機構所做的評估亦指出，多數機構有較多的安全考量設施，此結果反映在七成以上居住老人的滿意度上。相對的，該研究亦指出約七成左右的老人對機構的社團與休閒活動不滿意。這些研究結果點出目前機構式老人居住空間的設計與居住安排多已著重老人各別的生理生活空間需求，至於人際生活以及社會支持面的考量則較少被強調。

#### 四、實例探討

誠如多位學者所論述，老年人由於健康或生理老化問題，居住空間的安排常影響著其與社區的互動、以及人際網絡建構的機會。本文作者為了檢証機構式的老人居住空間對其社會生活網絡的可能影響，乃選擇國內相關院所做較深入的實地觀察，此外並對機構老人以及相關人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求資

料收集的多元化。由於本文旨在結合相關的概念做為初探論述的焦點，並不擬做大規模的經驗式調查訪問與機構比較，加上以居住空間配置對老人生活與人際網絡的瞭解做為文章檢視重點，因此機構的選擇以有足夠物理空間與住居老人、以及存在於當地社區相當時日為宜。又，健康老人與失能老人在居住空間的需求與配置，以及運用社會網絡的機制與發展模式上皆有所不同。所以作者限於篇幅與論述發展著重考量，擬將本文觀察訪談目標侷限於以老人安養為主要業務的機構。

綜觀國內目前存在的公、私立（包括已、未立案）安養相關機構數以千計且良莠不齊。整體而言，台北市相關機構的規劃與管理相較於其他縣市略顯完備，因此本文作者乃以台北市的老人機構住所做為擇定觀察與訪談的範圍。衡量前述訪談考量，最後選擇具有相當歷史的台北市立廣慈博愛院與浩然敬老院等兩所最具規模且佔地相當廣闊的庭園式機構建築，做為實地觀察與訪談目標。另外，再擇定一所具有「公辦民營」性質，且屬高樓層公寓型態的陽明老人公寓做對照。至於市郊動輒斥資數以億計的若干私立營利性質的豪華老人安養機構，因其經營型態與特質差異極大，並不在本文檢視範圍。最後擇定的三所老人機構雖囿於大環境需求或機構生存考量，雖或多或少分別或有酌收輕或中、重度失能老人，但主要仍以健康老人安養型態為主要經營業務範圍。

首先，作者對以上三個機構的空間規劃與環境進行實地的觀察與瞭解，其範圍包括整個建築物房舍的內部格局、空間規劃與動線的安排、以及各個院舍之間的往來路徑與庭園座落等。另外，也對內部人員的互動狀況、空間運用、以及與社區互動的情形進行實地觀察。至於在時間的安排上，為兼顧假日與非假日時段，作者於非假日期間正式約訪三家機構各一次，並

另尋星期例假日對此三家機構與鄰近社區動態進行一至兩次非正式的觀察訪問。這其間，由於資料補充的需要，另行再次的正式約訪廣慈博愛院與浩然敬老院各一次。

至於訪談部分，由於本文旨在瞭解機構老人住居空間對其生活社會網絡的可能影響，因此，訪談的對象來源則以機構老人為主體。然而，為了兼顧資料來源的多樣性、以及其相互對照性，受訪人士也兼及老人生活網絡圈中可能發生互動的相關人士，包括來訪家屬、內部工作人員、以及各機構附近的社區居民與商家等。至於訪談對象的選擇，由於此三家機構或隸屬於公部門或有公辦民營的性質，為避免由機構指定人員受訪，以及不刻意營造訪談緊張氣氛，乃由作者以立意或便利取樣的方式自行擇定相關人士，進行不定點與非定時方式的觀察或訪談。總計主要訪談人士有居住老人約十九人（包括廣慈的七位、浩然有六位、以及陽明有六位）、來訪家屬七人（包括廣慈的四位以及陽明的三位）、內部專、兼職人員共十三人（包括廣慈的七位、浩然有三位、以及陽明有三位）、以及各機構附近的多位社區居民與商家等。

至於訪談的重點則如下：(1)受訪者對於前述的機構院所空間配置與環境有何感受；(2)這些空間與環境對老人人際網絡以及其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有無任何影響。(3)機構的空間規劃與環境對受訪者與機構的聯繫互動有何影響。(4)受訪者最能感受到與社會產生聯帶關係的使用空間。其中，則因訪談對象身份的各異而有不同的訪談強調內容。由於多數觀察訪談人員對錄音的排斥，因此訪談資料乃由作者依賴當場的觀察與訪談記錄而得。

## 廣慈博愛院的居住空間與人際社會網絡

廣慈博愛院位於北市信義區福德街，就機構座落空間而言，機構本身藉著一道圍牆與外界社區形成隔離的物理空間，出入口的大門則採開放式。然而，緊臨大門口內側方則設置一警衛室，而大門口外側也緊鄰著社區警察局（參見附錄圖一、圖二）。一名工作人員雖戲稱在內部工作的確相當安全，這樣的格局安排卻形成了相當微妙的內、外關係。幾名社區居民的訪談裡透露出對機構有相當一致的看法，機構敞開的大門使外部的人不免好奇內部狀況，似乎意味著「歡迎光臨」。但是，內、外的交接點卻又是緊臨著警衛的辦公空間，這使他們的普遍感受到「機構」似乎是處於社區中的一座戒備森嚴的「城堡」。然而，對於住居圍牆內部的老人而言，卻感受到外部「窺視」的不舒坦。圍牆做為物理空間的隔離，也使受訪老人潛意識解讀為「我們是不屬於社區而被隔離的」，此無疑將老人逼入機構內部的人際生活空間。於是牆內與牆外成員之間的社會關係呈現著好奇、疑慮、以及疏離的關係。一位新近工作人員的經歷述說著類似的感覺：

「我家離這裡不遠，我父親經常經過這裡到附近運動、走走，雖然大門總是敞開著，可是就覺得裡面好像很不容易進入，……有一次，他幫我送東西來，卻仍被警衛攔住，我們只能在大門口說話跟交接東西……」

相對於機構整體對外的「封閉性」，就圍牆內部的空間規劃而言，「機構整體」是由幾棟院所構成。其中，院內的各獨棟院所則依老人生活自理功能程度而安排不同院所，各院所建物之間則互相開敞大門。依某工作人員的說法，「院所」依老人特質安排居住的「同質性」有其行政作業上的便利性。居住

活動安排雖非物理性的空間區隔，然而，幾位受訪老人似乎感受到具有「排他性」的院際「心理空間」。誠如一名受訪老人所言：

「機構居住的安排讓我們感受到住在同一棟的『物以類聚』，無形中將各所之間的關係拉遠了。如果連機構院所之間的往來都成問題，更談不上與這個社區的連繫了……」。

另一受訪老人的生活過程為此下了注腳：

「雖然住進機構已經快三年了，但是我還是不能適應這裡的生活，我不喜歡所內的人，有些人整天不是面無表情、枯坐不理人，就是口角吵鬧、瑣碎煩人……。其實，自己所內的人都已經夠煩人了，我實在沒動機也不想去瞭解更奇怪的其他所的人。我常常喜歡搭公車到各地去拜訪朋友或參加活動，雖然轉幾趟公車是常有而且很累人的事，但是總比留在這個沉悶的地方要來得自在」。

事實上，正如該位受訪老人的說法，機構部份工作人員指出，類似的情況是院內不少老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指出院內老人常互看不順眼，由於院所在位置交通便利，一些健康狀況較良好的機構老人，就會常往市內或外地家人、親友處拜訪。至於有病痛在身的老人，大部份的時間則與床舖為伍。的確，老人進住機構後，意味著其被從原有人際網絡中抽離出來。家人、親戚與朋友只有藉著與老人之間的互訪來維繫彼此的關係網絡。然而，幾名受訪的老人的親友卻不約而同的表示，機構從臥室到客廳都沒有屬於老人自己的「生活空間」。更少有符合不同老人需求的多功能會客、玩耍、與遊戲等空間的配置。另外，誠如較年輕的來訪親友所言，機構高度老人功能的空間設

計，似乎強調著排除其他人口群的特性，使他們無法感受到「開放」與「接納」的空間。因此，使人覺得很不自在，而無法形成久留的「空間」與「時間」。

一名年輕工作人員的經驗分享，似乎一語道破對於存在空間所形塑的內部生活網絡的無奈：

「我的辦公室是位在完全獨立於老人住所的另一棟建築，因為平常行政雜務繁忙，加上也不和老人家一起進餐，所以沒有很多機會需要進入老人家的院所。與老人家的接觸多半是發生在當他們有事來辦公室申請或辦理時。當然，因為興趣與職責所在，剛到職時會比較常去看老人家或瞭解內部的佈置……其實說實在的，我常覺得裏頭的空間設計很傳統，使用也很傳統，而且有點暗，會讓人不想在裏頭多待些……」。

餐廳倒是提供了院內老人不可避免的接觸點，用餐時刻則可以看到較多的老人們紛紛聚集入座。多數受訪老人所津津樂道的機構空間倒是一個「多功能禮堂」。一位已住居該機構多年的老人表示：

「院裏的活動空間就屬禮堂是最吸引人的了。那裡大概是全院最有歡樂氣氛的地方，無論是機構的聯歡晚會，或者是外來團體的表演常聚集較多的人……。禮堂是一個有機會認識院外的人的地方。有時候，甚至有些機構外面的人也會跑進來觀賞表演，前幾天剛舉辦完的夏威夷舞群表演就有很多外面的人進來看……」。

受訪老人的說法意味著「多功能禮堂」提供了住居老人人際網絡連結以及與社區居民互動的一個可能空間。相對於室內

空間的有限性，院所之間的廣大庭園應是提供院內老人、工作人員、或者其他來訪客人與居民的另一個互動空間選擇吧。然而，在作者幾次的造訪觀察中，偌大庭園除了較頻繁的清潔、修繕人員穿梭其間，僅見少數老人單獨散坐園間座椅。一名老人言談之間顯示出庭園對於他的生活網絡同時發生的延展與限制：

「外面的人不是那麼容易進來，裏頭的工作人員那裡有時間在這裡閒晃，倒是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會到院子裡走走，運動嘛！也就不必出去外面了。吃過飯後也會在這兒坐坐，看看別人，偶而與人聊聊天也好。年紀大了嘛！我很少走出大門出去街上的……」

談到機構老人與社區居民的關係，一般而言，社區乃是居住的民眾生活的地方，社區的發展需仰賴地方民眾的努力。從機構的角度而言，機構的物理空間是為社區空間的一部份，機構的發展則需靠社區的接納與支持。兩者之間的關係應是相互依賴的。機構老人與當地居民的互動關係，可以反映社區對老人的價值，也表達了機構老人對社區的認同感。

然而，當作者沿著附近街道商家做觀察訪談，多位受訪的附近商家不約而同的表示除了少數機構老人與他們藉由買賣而時有互動外，該機關與他們似乎是互不侵犯，他們也很少去感受到機構空間的存在。一社區居民表示，在「機構空間」中究竟進行著什麼活動，似乎是與外界無關的，而居民表示他們也不被告知的。類似的看法同樣出現在社區一所高職的幾位受訪學生與職員口中。相對的，雖然部份老人表示常在附近逛，但社區居民對他們而言卻是「熟悉的陌生人」，也許相見一、二十年，卻是從來不相識。受訪老人與居民的說法似乎更呈顯了



社區與機構相互「疏離」與「無意干涉」的現象。有趣的是大部分受訪老人皆強烈的表達了對慈濟團體、若干教會成員、以及台大學生定期到院拜訪老人的感激，他們甚至也期待作者的再次到訪。這景況再再讓人感受到老人孤寂的生活，似乎也意味著機構老人對社會人際關係的強烈心理需求。而這樣的人際互動需求卻沒在物理空間較接近的社區得到滿足，反而在外地訪者的採取主動中，維繫著非日常性的關係網絡。

### 浩然敬老院的居住空間與人際社會網絡

相對於廣慈博愛院的圍牆與警衛室做為內、外空間的區隔，位於北投區關渡里的浩然敬老院同樣有圍牆。比較不一樣的是，這裡交雜著實心與欄杆式的圍牆卻是座落在交錯參差的社區民宅之間（參見附錄圖三、圖四）。換言之，機構本身即處在社區居民交通往來的動線上。敞開的大門與後側門隨時可見院內的老人以及社區居民穿梭往來，圖其捷徑的便利性。這樣的物理空間似乎提供了居民與機構老人絕佳的人際互動機會。然而，訪談機構老人與社區居民的結果，卻顛覆了作者初始的想法。這裏的居民對機構老人的看法，有著與廣慈博愛院附近居民相當類似的說法。

就機構佈告欄的活動安排而言，相較於廣慈博愛院內活動以內部老人為主，比較特別的是浩然敬老院內部進行的活動則是對外開放的。依院內受訪老人的說法，藉由舉辦活動的空間，讓他們有機會以活動會友。因此，院內老人較積極參與活動的，往往有較佳的人際關係網絡。然而，誠如一受訪老人所點出問題的所在，他指出附近社區居民多半通過大門而很少進入院所，因此很自然的活動參與對象仍以院內老人為主。另外，就餐廳做為可能的人際連結空間，一位似乎相當活躍的受訪老人

抱怨，餐廳做為另一個人際接觸的空間，卻因座位的固定化，而限制了他們自主選擇共食朋友的樂趣。大部份受訪老人皆提到院內附設的醫療單位與復健室常成為院內老人朋友們聊天寒暄的地點。這些公共空間似乎與廣慈博愛院的多功能禮堂有異曲同工之處，同為院內老人人際互動的網絡中心。這樣的現象似乎點出「物理空間」與其被使用和管理的方式的交互作用下，蘊釀著老人人際互動的「心理空間」。

約傍晚時分，一幕很特別的景像發生在敬老院附近的社區小公園。公園有限的空間中，似乎充塞著或坐或站的老人們。其中，或三五成群，或獨自一人。作者的來回走動以及善意微笑似乎引來相當多好奇但卻是冷漠的注視與回應。經由作者主動的趨前口頭招呼下，這樣的互動僵局終於被打破。在廣泛的接觸訪談後，發現多數機構老人與社區老人是壁壘分明、分開坐或站的。大部份受訪社區老人與機構老人皆表示「認識」公園內的這些不同群體，但是「從來沒說過話」。事實是，對他們而言彼此皆是「熟悉的陌生人」。部份受訪老人表示，小公園偶有社區活動，但少有針對老人所做的活動。相當多的老人甚且已習慣每天使用這個空間，這裏叢聚的人群讓他們減低孤單與感受到人潮的熱鬧。訪談末了，大異於先前的冷漠與距離，作者竟被幾位機構老人熱情的期待能到其居住院舍續聊，而有些社區老人也表示願意介紹當地熱心活動人士給作者認識。

### 台北市陽明老人公寓的居住空間與人際社會網絡

略不同於前面兩所市立安養院所，座落於陽明山仰德大道旁的陽明老人公寓係由市政府以「公設民營」方式，委託「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養護中心」所經營管理。相對於廣慈博愛院庭園式建物以及浩然敬老院的透天樓層環繞庭園式居

住空間，陽明老人公寓則位於一棟六層的大樓公寓式建築內部，共佔有三、四、五與六等樓層。一、二樓層以及地下室則由市政府轉租給一家大型的書局、一家連鎖超市、以及其他幾戶商家包括咖啡與品茶、簡餐、服裝、以及理容等所構成的小商城。相對於廣慈博愛院由著制服的警衛駐守大門入口，老人公寓電梯式的大樓內主入口旁則設有一活動櫃臺，由一名自稱對住居老人相當熟捻的年輕管理人員所負責。

出了電梯口的三樓，首先面臨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對門則是一間多功能的會議以及活動室。辦公場所緊鄰著的主要大空間兩旁是對門而居的老人住居房間，老人住居房間一出門所面對的即是這個很大的無障礙彈性空間，為一平常做為餐廳且兼具聯誼與活動舉辦的多功能空間（參見附錄圖五、圖六）。與「廣慈」以及「浩然」兩院所共通的是，「陽明」也在各樓層設有若干可做為人際連結的「物理空間」，例如，交誼廳、餐廳、運動復健室、以及卡拉 OK 等其他活動室。然而，整體而言，相對於前面兩所老人安養院所通往人際連結空間之間動線的「迂迴曲折」，「陽明公寓」或許囿於有限的公寓格局，大部分利用住房改裝成的聯誼活動空間則多與老人住房相銜接，反而顯得相當的「直接與無距離」。就公寓內大部分個人擁有獨立居住房間的老人而言，這樣的空間安排似乎意味者回到個人房間內是一個完全的個人自主空間，而當房門推開時則直接提供了人際互動的機會。誠如一位受訪老人所聊的：

「當我想一個人做做事或看點東西的時候，我會待在房間內把門關起來。有想找人聊天時，我就打開門或走出去，挺方便的……」

陽明老人公寓與其他兩個院所同樣有供應居住老人搭伙膳

食，比較特別的是「陽明」的每個樓層內另外設有一個公共廚房，準備給自炊或自行加菜的老人使用，或供應來訪親友的臨時炊煮餐食。廚房內或相對或比肩而設的相當多套廚具，似乎召喚著具廚藝同好的老人們結伴下廚。這樣空間所創造出來的各種人際互動可能機會，經由幾位正在地下樓層超給市場購物的老人口中表露無遺。他們一致認為藉著這個公共空間，偶而自己下下廚、或與其他住房朋友交換心得，有時候還可與來訪親友共炊餐食，都有其方便與樂趣性。事實上，一位在廚房烹煮的老人親屬也談到對這樣公共空間使用的自在性：

「我父親偶而會需要吃些特別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家人假日也會來陪陪他，無論自己帶菜來或是在樓下超市買菜，在這裡下廚做做飯，相當方便有意思的。」

陽明公寓本身一個相當特別的空間安排，是為來訪親友所準備的幾間客房，這樣的「物理空間」安排頗能適度的連結老人與親友人際互動的「心理空間」，也延展了網絡維持的必要「時間性」。一位來訪親友即表示有這樣的客房，使得他們因此不必再匆匆的來訪又常要急忙的趕下山，有時候甚至可與老人家同遊陽明山，對於較遠道而來的親友是相當體貼的作法。

至於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工作人員表示在內部人員的協調聯繫下，幾乎與附近學校包括文化大學、華興中學、以及陽明國中、還有若干社團等取得相當的合作關係，據工作人員表示平均每個星期皆有社團人員來訪或活動。老人公寓並開辦水墨、書法、摺紙、與手工藝等才藝課程，也因為工作人員的宣傳吸引了不少外面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其中，部分的才藝課程並由老人公寓本身住房長者負責擔任。由於公寓老人的作品被陳列於住房門口，一個有趣的經驗是，當作者正逐一挨家

門口牆壁審視才藝課程的書法作品時，遇到幾位開門進出的老人，其中多數的老人索性與作者攀談起來。這樣的景況似乎透露著，空間的使用與管理能創造出人際接觸機會與網絡連結的潛在功能。

如前所述，陽明老人公寓的環境空間格局是與幾家商家所組成的大樓毗鄰分享空間格局，附近商家與老人的互動經驗裡有相當類似的說法。誠如書局店員所言：

「因為老人院就在樓上，他們有的會來買書、有的常來看書，他們也是常常經過這裡到裡面咖啡飲料店或樓下超級市場，老人在這裡進進出出的機會較多，跟其他家連鎖店比較不一樣。我們也覺得相當習慣了，……其實和其他附近的客人一樣，有的比較熟的，也都會打招呼。」

雖然多數老人對於公寓住家與商家銜接環境所創造的便利與互動性感到滿意，一位倚著拐杖有輕度失能的老人則抱怨，由於腳步行動不便，雖有電梯仍然很難跨出這棟公寓樓層，雖有工作人員定時協助採購日常用品，自己卻只能一直待在公寓內，日子過得相當的煩悶與無奈。作者欲離去時，他再三的叮嚀作者可時常去拜訪他。

## 五、老人機構居住空間與人際社會網絡觀察的啟示

綜合以上三座安養院所的觀察與訪談所得，似乎突顯出機構式老人對維繫人際互動關係、建立心理與社會支持網絡的強烈需求。雖然，形塑社會支持網絡的人際互動有多種形式，不必然需經由一定的「物理空間」來完成，或可藉由電話的問安互動、或信件上金錢的往來。然而，大部分產生親密的人際

角色關係，則往往是發生於面對面的互動行爲中。因此，「物理空間」做爲人際互動的「發生場域」則有其相當的重要性。現有的老人居住空間設計，或有在「物理空間」的建構上，能提供寬闊的庭園院舍，但在機構的空間使用與管理方式上，卻忽略了老人的「既有生活網絡維繫場域」，也缺乏老人對外社交生活的空間安排。因此，機構看起來就好像是社區中孤立的組織，兩者之間處在互不相干的狀態。老人在住進機構後，需重新開展的生活網絡往往被壓縮在更小的院所空間內。似乎，安養機構在「老人養老，等待生命終結」的空間的社會意義裏，和社區「創造成長，走向欣欣向榮」的發展理念顯得格格不入。於是，居住於機構中的老人在歷經既有的人際網絡快速萎縮的過程中，往往需付出相當多的體力與時間透支，越過機構與社區兩道藩籬，來維繫既有的家人與親朋網絡。

尤其令人憂心的是，目前絕大多數的機構式老人安養護機構座落於高樓層公寓。就其物理空間而言，有其主客觀上的劣勢，少能針對老人的心理與社會需求，提供「互動式」的空間環境，以協助老人建構人際網絡。然而，陽明老人公寓卻提供了一個創造空間以改造人際互動行爲的例子。例如其彈性的空間運用、空間動線的設計、以及鄰近社區資源的使用等，皆巧妙的形塑了一個有助老人建構人際社會網絡的機會空間。經由這樣的經驗式實例考察，似乎顯示出物理空間隱含著人際互動的潛在機能。就物理空間做爲人際互動行爲發生的必要場域而言，空間本身的靜態與中性特質，如何被使用與管理則成爲能否活化空間、創造老人人際互動機會、與建構社會網絡的重要關鍵。換句話說，空間的使用經常是經由機構管理單位與相關人士，或藉由有形的文件或經由陳年慣例所構築而成的所謂「管理辦法」。這樣的一個「管理空間」往往深深的影響著居住者的生活。如何令「管理空間」合乎住居者的人性需求，恐怕是

所有機構的共同議題。

而就機構空間與存在社區的關聯而言，機構與社區在經濟、文化、社會、娛樂、以及休閒活動上是互相依存，彼此影響的。機構空間形塑社區環境的一部分，機構老人做為社區的基本成員，且機構本身又是社區的一項福利資源，社區的發展是無法忽視機構的存在的。反之，社區居民的支持機構與否，關係著機構能否提供住居老人一個重建社會支持網絡的居住環境。機構不應再是一個隔絕或獨立於社區的封閉機體，機構與社區應是雙向互動互蒙其利的。陽明公寓與所在大樓內商家所構築而成的共同生活商圈，不但對於住居老人提供了支持性的「在地生活網絡」，就商家而言則擁有「不易變節」的基本客戶群，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 六、打開機構和社會的隔閡：創造人際互動的空間

事實上，研究「空間」的學者相當重視空間與社會關係的探討(Silber, 1995；Pred, 1983；Lefebvre, 1979)。Lefebvre (1979) 在一篇探討空間的使用價值與社會產物中指出，空間與行動是相互扣連銜接的，空間裏瀰漫著社會關係，空間因著不同性別、年齡的個體、或特定家庭組織之間的生物--生理互動過程產生社會關係。相對的，這些社會關係也生產空間並支持空間的存在。1950 與 1960 年代北美城市的都市高速公路發展即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技術官僚主導下，都市既有居民，包括黑人、老人、窮人等被迫讓出家園與使用空間，以做為高速公路用地。於是，不但許多長久存在的市中心鄰里社會關係網絡招致破壞無遺，也造成都市居民的高度疏離與怨懟，終究導致於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低劣，以及充滿人際疏離與敵意的社會關係，這樣的結果暗示著空間的改變與社會關係的形塑時刻相互

影響著。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如何協助居住安養護機構的老人適應新的生活形態，並重新建構日漸萎縮的關係網絡，以發揮社會支持功能、滿足老人心理需求與個人福祉時，是無法將物理空間規劃與它的社會性分開討論的。尤其，一旦老人離開家庭住進老人相關機構時，其活動力往往依附且受限於「機構所建構的特定空間」。此時，如何藉由機構空間的設計、使用、以及管理，納入老人心理、社會、與文化特質的考量，延展老人使用的空間、並連結其與社區的生活網絡，以滿足老人的多元需求變得更形重要。因此，我們如何在空間設計與使用上結合網絡的心理聯結與具體行動過程，使老人安養機構從社區中的孤島轉化為融入地方社區使用空間的部份，是一個需要思考的方向。

近年來的安養護院所的居住空間設計多已注重內部空間的隔間與設備如何維持老人生活的私密性、安全性、以及不受干擾。亦開始強調如何營造住居老人之間的人際互動層面。例如，一些老院舍的翻修、或新機構的建築皆強化多功能交誼空間的設置與院外綠地空間的規畫。然而，如果認為「寬闊的院舍空間與交誼活動場域，即可維繫與創造老人的生活支持網絡」，則是一種不具行動力的承諾，這樣樂觀的想法其實忽略了空間本身的靜態與中性特質。廣慈博愛院的廣闊庭園式空間，並沒有成為人際互動匯集的場所，提供了一個可資探討的案例。浩然敬老院的空間配置則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其座落於交錯參差的民宅之間，機構老人顯然與社區居民已具備使用空間相互延展的潛在契機。而社區小公園的公共空間更提供了人際之間的絕佳互動機會。然而，我們所經歷到的卻是空間散布著各個孤立的老人與居民彼此形成沒有連結的節點(node)，他們之間



因為缺乏關係的內涵，彼此互不相關，以致無法構成有連帶關係的社會支持網絡。從網絡觀點來活化空間的實質意義，即是藉由人際關係內涵的建構，將疏離的個人做連結，建構為足以影響個人社會行為的支持網絡。

而陽明老人公寓的空間使用與管理，則說明了空間唯有在與周遭社區環境融合，並藉由使用者與環境的動態互動過程，方能與予活化與賦與實質意涵的。誠如 Tuan 以及 Relph 等學者(摘錄於 Pred, 1983: 50)所強調的：「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感覺以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意象、觀念、與符號的給予；經由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的發生，個體或社區認同感、安全感、與關懷的建立，空間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化為地方」。

事實上，環境心理學界早在一九七零年代即由巴克(Baker, 1971)提出日常生活中空間與活動必然合一存在的「行為設境」(behavior setting)概念。換言之，生活的空間與活動不能視為分離的二實體(entities)，二者在生活世界裏必然是緊密交融一體的。在時間縱軸上，社會學家 Wicker (1987)也強調行為設境的轉形、變化甚至有生與死的生命歷程。從這個角度來檢視空間與社會之間的生產與再生產關係，則可脫離其較機械式的意涵，而進入一種更細緻與生態性的統合關照。

## 七、社會網絡與空間的概念融合：社會行為設境網絡

就本文所探討的議題再延伸，或許可界範為有關老人社會網絡特質的行為設境之考察。在考察分析的策略上，我們或可先以兩個向度的分類著手，即以「社會網絡關係的成員」例如兒女、家人、朋友、以及鄰居街坊等，與「不同居住安排」例

如居家或居住安、養護機構，作為分類依據，然後再考察老人與不同的網絡成員在不同居住空間中，其產生位置(locality)的遠近親疏關係，這其中的既有網絡關係與新建構的網絡關係值得再做區隔、探討。當然，如前所述，人際互動關係網絡並不必然導向正向的社會支持功能。因此，可再以老人主觀認知來檢視這樣的社會網絡交互運作下所產生的正向或負向支持關係。進一步，則可檢視「距離」與「社會互動行為設境」(social interaction setting)之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回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環境行為學界著名學者Rapoport(1977)曾以「行為設境系統」(behavior setting system)的概念來描述人的生活世界實際範圍。我們可以將此概念延伸之，並結合「社會網絡」與「互動空間」的概念做探討。那麼，本來僅具隱喻性「空間」意涵的「社會網絡」概念，則或可以「社會行為設境網絡」(social behavior setting network)的概念重新思考。

就「社會行為設境網絡」的概念重新思考老人的社會互動行為(social interaction)，我們可以察覺到老人的社會網絡建構，可植基於「自發性」的或「假手他人掌控」的行為設境。一般而言，除非老人長期關閉其社會互動行為設境網絡，造成「自閉」精神狀態。否則，其皆有某種程度待蓄而發的「自發性」人際互動需求。此時，如能在空間設計上使用誘導、暗示性手法，並取得流通公共性與私密性的平衡，則對老人「自發性社會互動行為」的開啓有相當的助益。至於假手他人掌控的部分，這個扮演「他人」者，不論是機構負責人、相關生活協助人員、亦或是老人的家人、朋友、和社區鄰居，對環境與空間所具備的理念、辨識能力、以及對老人心理、社會、與文化層面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他們如能體認到老人特殊的身心狀態與社會支持網絡需求，則必能為老人營造出一系列的社會互動行為設

境，包括活動與空間的同時安排，而不僅僅是蓋出一座座沒有實質活動內涵的「多功能禮堂」而已。相對的，如何在既有的活動空間，藉由行為設境的轉化達到符合老人需求的人際互動空間，亦是另一種創發社會互動行為設境的途徑。

具體的例子，例如「陽明」以機構老人做為文藝活動的教授者，並積極開放給社區民眾參與，接著更進一步將現有公寓的住房牆壁改做文藝作品展覽走廊。又如，公共廚房的空間安排與動線設計等亦開創了「間接的互動環境」，以誘導老人的人際活動。另外，「陽明」也因為同公寓的社區大型書店的設立，而不另設圖書室。諸如此類，不但增進老人與社區居民互動的機會，有助機構與社區建立資源互用關係，進而協助機構老人創造人際互動網絡的連結點。

具體的作法又如，機構亦可配合節令慶典，有計劃的辦理各項展覽或文藝競賽活動，走入家庭、對社區開放，促使社區民眾與機構互動。另外，如利用公共空間或工商機構的設備資源，由機構與社區共用「部份的公共空間」，既可補充機構設備不足，也可增進互動，擴大老人設計的潛在社會支持網絡。「浩然」附近的社區小公園做為一個對社區與機構老人皆有其社會意涵的公共空間，如果能藉由機構或者是社區工作人員的重新構築，給予活化與改變目前消極的空間使用現況，那麼既可充分運用社區資源，也能重新建構老人周遭的「互動行為設境」。

事實上，雖說從隔離走向融合，其行為設境的變動常是漸進而緩慢的。但是誠如 Baker(1987)在他回顧 Oskaloosa 的文章中，再次的強調人本身的力量（power of people）是可能重新開創與改造所處的「行為設境」的，當然，這其中仍須藉助外來

力量的協助。就創造老人人際互動的「社會行為設境網絡」而言，如能藉由機構人員與老人親友對空間使用與管理方式的改造，共同構築誘導老人的人際互動的行為設境，那麼多數老人將能因空間環境的刺激引導，而為自己創造更多的人際互動行為設境，以促成較長期穩定的社會關係網絡，進一步提供其所需的社會支持潛在功能。

綜而言之，本文從社會網絡的潛在支持功能論起，並經由「實然面」不同案例的經驗性考察，企圖發展出結合「空間」的「社會行為設境網絡」概念，希望它會有助於不同領域專業人士，包括建築與社會工作等相關領域在協助老人滿足心理與社會需求時所進行的各種努力。然而，這個初探性質的概念建構，因篇幅與旨趣所限，沒能將其他足以影響機構老人人際互動的相關變項，例如機構住居老人的特質等列入考量。後續研究則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與更多的經驗檢証。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 高迪理 (1991)。社會支持體系概念之架構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54，24-32。
- 蘇靜麒 (1991)。台中市國宅三代同堂居住單元中之居住問題研究。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
- 關華山、齊力、陳格理、陳覺惠 (1992)。台灣老人居住安排與居住問題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建築協會。
- 謝美娥 (1992)。台北市老人居家福利需求與照顧網絡之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 黃松林、劉阿琴 (1993)。社區中未立案養護機構探討—中部五縣市三十個未立案社區老人安養中心與全省十個已立案養護中心之比較。《社區發展》，64，50-65。
- 呂寶靜、吳淑瓊 (1994)。《建立—老人養護機構之調查》。台北：台北市政府委託。
- 行政院主計處(1994)。《台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計室。
- 簡春安、陳宇嘉 (1995)。《臺灣省已未立案養護機構評估報告》。南投：臺灣省政府社會處。
- 施能傑、吳明燁、劉麗雯 (1999)。《老人福利相關服務計畫之評估》。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陳肇男(1999)。《老年三寶：老本、老伴與老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叢書)。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英文部分】

- Baker, R. & Wright, H. F. (1971). *Midwest and its Children*. Hamden, CT: Archon.
- Baker, R. (1987). Prospecting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skaloosa revisited. In D. Stokols & I. Altman (Eds.),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p. 1413-1432). New York: Wiley.
- Barnes, J. A. (1979). Network analysis: Orienting notion, rigorous technique, or substantive field of study? In P. W. Holland & S. L. Leinhardt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pp. 403-42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iegel, D. E. (1985).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heory and research to the field of aging. In W. J. Sauer & R. T. Coward (E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pp. 251-274).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Bott, E. (1957).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New York: Free Press.
- Burt, R. S. (1976). Positions in networks. *Social forces*, 55(1), 93-122.
- Burt, R. S., & Minor, M. J. (Eds.). (1983). *Applied network analysis: A methodological introduc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ehavioral.
- Culter, S. J. (1976). Membership in different type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Gerontologist*, 16, 335-339.
- DiPietro, L., & Dziura, J.(2000).Exercise: a prescription to delay the effects of aging. *The Physician and Sportsmedicine*, 28(10), 77-78.
- Edwards, J., & Klemmack, D. (1973).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 reexamin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8,497-502.
- Froland, C., Brodsky, G., Olson, M., & Stewart, L. (2000).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justment: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36(1), 61-75.
- Galaskiewicz, J. (1978a). Interorganizational resource networks: Formal patterns of overlap.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7, 89-107
- Galaskiewicz, J.(1979).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Social Forces*, 57(3), 1346 -1364.
- Gelfand, D. E. (1984). *The aging network: Programs and services*(2<sup>nd</sup> ed.). New York :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Gottlieb, B. H. (1981).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involving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In B. H. Gottlieb (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pp. 201-23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lland, P. W., & Leinhardt, S. L. (Eds.). (1979). *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use, J. S.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John W., & Sons. J. A. (1954).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7, 39-58.
- Knoke, D., & Kuklinski, J. H. (1982).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auman, E. O., & Pappi, F. V. (1976). *Networks of collective action: A perspective on community influence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aumman, E. O., Galaskiewicz, J., & Marsden, P. V. (1978). Community structure as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a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455-484.
- Lee, G. R. (1985). Th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s. In W. J. Sauer & R. T. Coward (E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Lefebvre, H.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 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 Lin, N., & Ensel, W. M. (1989). Life stress and health: stressors and resour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382-399.
- Lowenthal, M. F., & Haven, C. (1968). Interaction and adaptation: Intimacy as a critical variab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1), 20-30.
- Mitchell, J. C. (1969). The concept and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J. C. Mitchell (E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reno, J. L. (1953). *Who shall survive?* New York: Beacon House Inc.
- Penninx, B., Tilburg, T., Kriegsman, D., & Boeke, A. (1999). Social network,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in older persons with different chronic disease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1(2), 151-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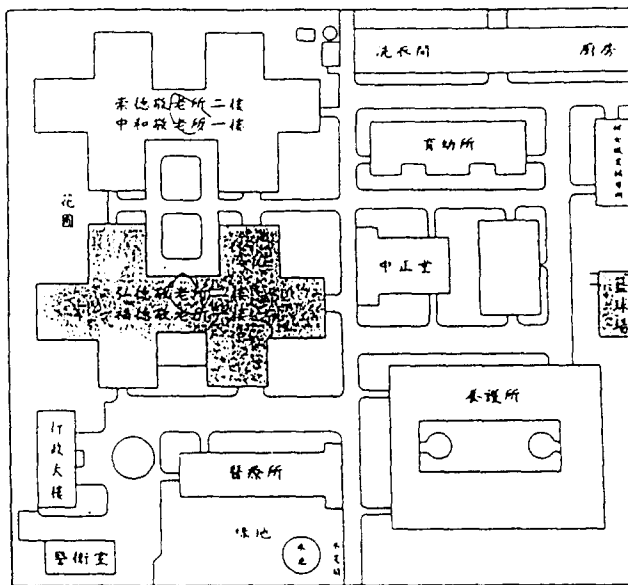
- Peters, G., & Kaiser, M. A. (1985). The role of friends and neighbors in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In W. J. Sauer & R. T. Coward (E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pp.123-158).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Pred, A. (1983).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3(1),45-68
- Rapoport, A. (1977). *Human aspect of urban form*. Oxford: Petgamon. In W. J. Sauer & R. T. Coward(E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Shore, B. (1985) Extended kin as helping networks. In W. J. Sauer & R. T. Coward (Eds.), *Social support 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pp.108-120).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Strain, L. A., & Chappell, N. L. (1982). Confidants: Do they make a difference in quality of life ? *Research on Aging*,4,479-502.
- Turk, H. (1973). *Interorganizational activ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ASA Rose Monograph Ser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Unger, J. B., McAvay, G., Bruce, M. L., Berkman, L., & Seeman, T. (1999). Variation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physical functioning in elderly persons: MacArthur studies of successful aging. *Journal of Gerontology*, 54b(5), S245-S251.
- Van de Ven, A. H., Walker, G., & Liston, J. (1979). Coordination patterns within a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Human Relations*,33(1),19-36.
- Warren, D. I. (1992). *Helping networks of the aging and retired* (Vol.12).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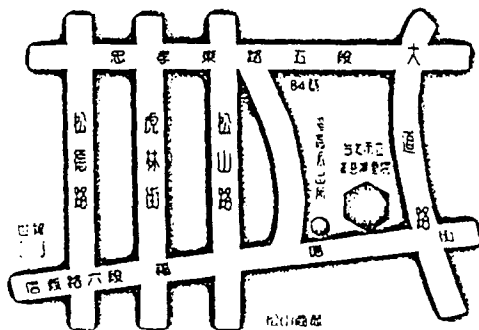
- Wellman, B. (1981).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upport. In B. H. Gottlieb (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pp. 149-170).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
- Wicker, A. W. (1987). Behavioral settings reconsidered : Temporal stages, resources, internal dynamics, context. In D. Stokols & I. Altman (Eds.), *Handbook of eniveronmental psychology*(Vol.1, Chapter 1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附 錄

圖一 廣慈博愛院院區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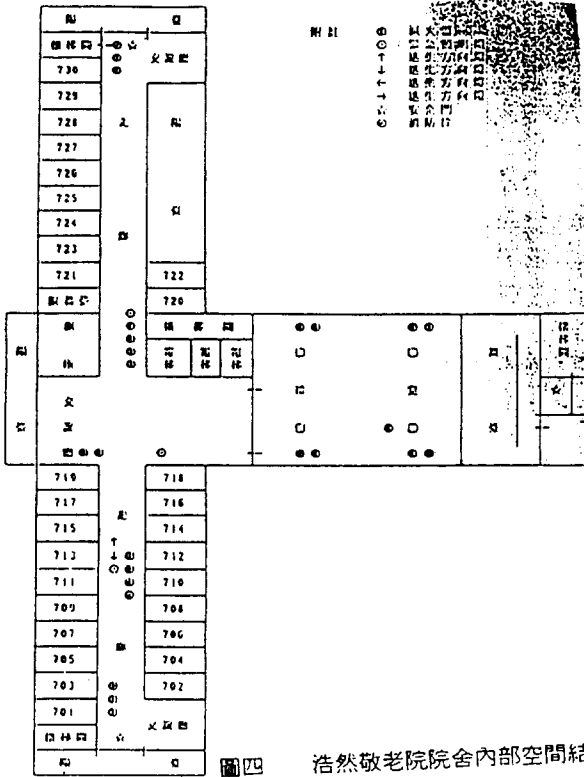


圖二 廣慈博愛院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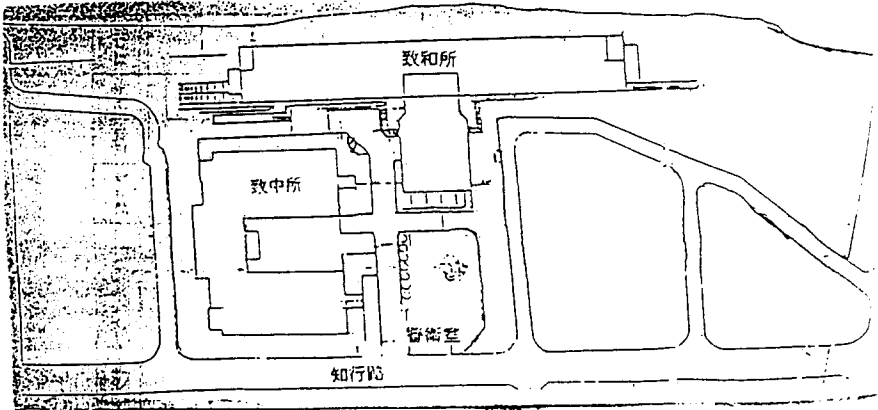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廣慈博愛院社工組

圖三 浩然敬老院院區平面與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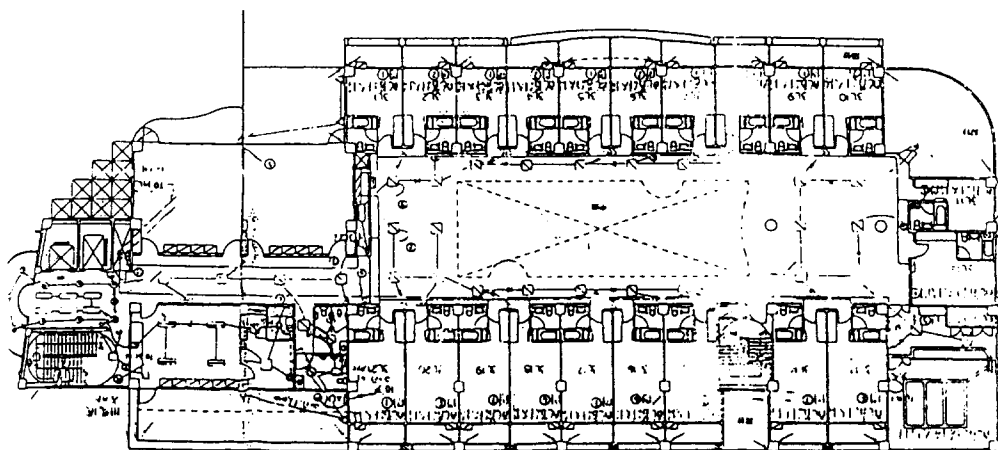


圖四 浩然敬老院院舍內部空間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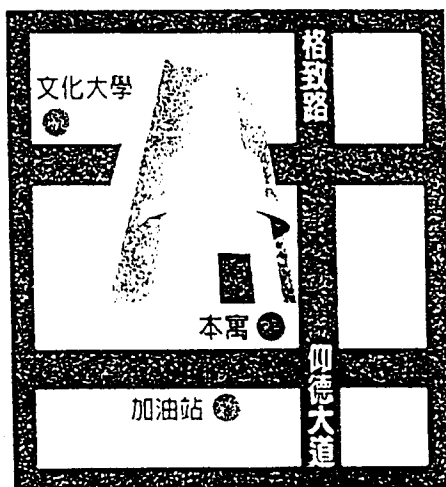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浩然敬老院社工組

圖六 陽明老人公寓院舍內部空間結構圖



圖五 陽明老人公寓院區位圖



資料來源：陽明老人公寓行政組

##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for the Elderly

Li-Wen Liu  
Hwa-San Kwan

### Abstract

Gerontologists have documented that older people are often confronted with social,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problems. This may b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in the case of older people who live in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any of the needs of older people may be met by strengthening their personal networks and extending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to both within their residence and with the outside community as well. In this article we suggest that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institutions affects the opportunities and patterns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of older people. Unfortunately, the structure of physical spaces of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often emphasizes on security but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its influences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While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tworks is not new, its application to the field of designing residential spaces for the elderly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cogniz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setting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tworks. The article includes empirical examples and provides some testing dimens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